

## 老巷道里的记忆

冯丽云

每次经过一完校北门外的水泥路，看到路北面的平房，总让我思绪涌动，四十余年前，我家也住在这里，我和儿时的伙伴们经常在这条路附近跑跳玩耍，那时是一条长约300米、宽10余米左右低凹不平的土路，路北是连片的平房，我家就住在其中的家属房大院里，因为紧挨着一个副食品加工厂，所以当时这里称加工厂片，(现称工业街道新盛园社区一完小平房区)，当时的平房都是土木结构的房子，一排排土房错落有致地排列，一排平房就是一个院落，大院基本都是开放式的，没有围墙和大门，一排家属房少则三四户，多则七八户，但并不拥挤，院里的空地上有做饭的灶台和居民自己搭建的高低不同的凉房、炭房、鸡窝等。清晨，能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公鸡打鸣声；暮色中，一排排平房烟囱里炊烟此起彼伏袅袅升起，那是很温馨的场面。

现在的平房区，老房子早已被拆倒重建了，每一座平房都是单门独户，从建筑布局、房屋结构较以前完全不同，唯有原来的副食品加工厂大院、厂房都还存在，库房墙上斑驳的蓝砖似乎向今天的人们在诉说着昨天的使命。现在院里又多了后建的房舍，在附近高层映衬下，加工厂的所有房屋都显得很矮小。

站在这条巷道上，车来车往，驻足环视，不远处高楼林立，四十余年前这里的地理和历史的空间，只能依托记忆、想象和文字，依稀还在，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那曾熟悉的场景和人物。

当年的平房区域是现在的树林召大街一完校以北、迎宾大街市政广场对面以南、长胜路(一完校西的第一条南北路)以东、和平路(一完校东边的第一条南北路)



以西的这一区域，当时这一片内的平房都属旗里一些单位的家属房，有商业系统(百货公司、五金公司、土产公司)、医药公司、副食品加工、税务等，我们大院离加工厂也就是50米左右的距离，门前就是那条横贯东西的土路巷道，它是居民出入的通道，我们大院处在这条路的中间，基本就是现在一完校北门斜向东对位位置。以巷道为界，南边是两个单位和学校的后墙，有粮食局仓库、一完校操场北墙、医药公司家属房、医药公司仓库；北边是连片的家属区和副食品加工厂。一完校的北墙是高2米左右的泥土墙，走到跟前能明显看到泥里夹杂的麦秸秆，墙内是空旷的操场，起脊房教室分布在前面。走在巷道上，能听到操场上学生跑操喊出的口号声和文体委员吹响的哨子声；粮食局的大库房位置在现一完校北门西20米左右，这些库房当年是用于贮粮，其构造在当年特别打眼，除了有超越周围土坯房住宅的高度，还有其特别的外形，砖木结构的起脊房，房檐下有宽约20公分左右的封檐板，统一用蓝色漆刷过遮挡顶部椽子的端头，这让建筑外观整齐美观，与库房墙相隔约3米左右有一排杨树，高大的杨树，是妇女们夏天在树荫下边做针线边聊天的最佳胜地，也是孩子们在树下玩耍的游乐场所。我也常常在此等父亲下班回来，为了能坐上自行车，我常常在大树下等父亲，看到父亲回来，急忙跑过去坐在大梁上，尽管从大树到我们院里不到100米距离，但我经常为了那一段坐车的有趣而乐此不疲。路北就是连片的平房，加工厂院子、副食品加工厂家属房，直至东头是一堵墙，将居民区和墙外边的田地(现在的和平路及以东的小区等)分开，那是新盛园和万太兴村农民的土地，后来，这堵墙开了一个豁口，我和小伙伴们去一完校上学就从豁口抄近道出去，沿着田地的垄道向南走，这是现在和平路的原形。春天里种了麦子，夏天拔了麦子种上白菜、萝卜、蔓菁，秋天上学的路上，我们会拔一个蔓菁或萝卜当零食吃。这条路以西一直通达现在的长胜路和自由市场，百货门市、粮站、肉食、邮电、照相馆、土产、五金等商贸流通服务等行业都集中在长胜路上。巷道西端口有一个电线杆，上面安装有一个银灰色的大喇叭，每天早晨，每到6点半喇叭里就响起《东方红》

音乐，我那时常跟着广播学唱《东方红》，7点钟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播音，洪亮的声音在家里也能听到，我常记得父亲边洗漱边听广播的情景。

当时的这条路，虽是巷道里的一条土路，却常常是人流车流不断，除了这片区出入的居民，还有前来副食品加工厂采买副食品的人。计划经济时代，居民的日用必需品实行统供统销，当时副食品加工厂是全旗唯一的一个生产加工副食品的工厂，所生产的醋、酱油、豆腐、麻花、饼子、糕点等副食定量供应给树林召的居民及各个销售站点，包括百货公司门市部的副食品柜台，各公社供销社和各生产大队的供销社，1996年副食品加工厂转制。当时，加工厂院子很大，四周被大小不同的库房和加工车间环绕，一进大门左侧有一排起脊房，第一间房是开票收款室，墙上有一个小窗口，平时来采买副食品，就在此开票付款。再往西是做豆腐车间，中间有一块是用水泥硬化出的晒台，上面有防雨棚，在大门的东侧有一个零售小窗口，住在附近的居民打一斤醋酱油或买一个提浆饼也会来这儿，旗里的百货门市或各公社供销社进货量大通常都在库房配货，路上时有满载着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、四轮车等机动车从这条道上行进，最多的还是属骡马车等畜力交通工具。加工厂的生产似乎很少停，走在巷道里，经常能闻到很浓的醋味或烘烤糕饼散发的香味，当时一个饼子的价格是一毛二分钱外加二两粮票，但我们家也很少买的吃，有时实在禁受不住香味的诱惑，就央求母亲给我买一个糖饼子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让母亲果断拒绝，我那时根本没想到后来有想吃就吃的习惯，现在反倒



田春丽

## 八大碗是岁月的回甘

一年里，我总要回乡几次。踩在干硬的或湿润的土路上，沉闷的脚步声，像是大地从深处传来的迟缓的叹息。我也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样，正无可挽回的老去。这老去，并非全在形骸，更在一种日渐汹涌的、近乎徒劳的渴望里，我渴望能复刻他们身上的慈悲。他们将一生的劳作与奔忙，视作人世间最庄重也最完美的事业，汗水渗透泥土，生命便与大地长在了一处。他们用这沉默的姿势，无声地拷问着我们这些已然疏远了泥土的、农人的后代。

譬如眼前这桌“八大碗”。它静静地摆在桌上，冒着质朴而敦实的热气，没有珍馐玉馔的排场和精雕细琢的卖相。扒条肉油亮酥烂，胸肉泛着酱色的光，酥鸡的皮炸出一层金黄的脆壳，豆腐丸子憨实地挤在一起，清蒸羊、清炖鱼是完整的“一副身架”，整鸡昂着头、旁边是一碗稠糯滚烫的八宝粥。热气腾腾，模糊了窑洞，也模糊了一张被岁月深耕过的脸。

这香气是复杂的。有黄河岸边青草被烈日晒过的燥香，有黄土高原上莜麦秸秆的

甜涩，有从晋陕边地翻山越岭带来的陈醋的酸冽，更有草原风干肉里那一缕倔强的腥膻。它们原本各不相属，却在一条名为“走西口”的漫长古道上，被生生地揉搓在了一起，最后，在这片被母亲河眷顾却又被旱涝与贫瘠反复鞭挞的土地上，找到了安放彼此的碗盏。

我的筷子落在那颗豆腐丸子上。外皮微酥，内里却绵软滚烫，豆香醇厚。它不像肉丸那般张扬着富足，却自有其坚韧的底气。我想起母亲，在九月丰收后的场院里，弯着腰，一粒一粒拾起散落的谷粒。她说：“捡回去可以喂鸡。”那时我觉得土地缠绕了他们一生，换来的不过是廉价的收成。如今坐在

这“八大碗”前，我才恍然，土地给予他们的，何止是口粮？那是一种将生命与更广博、更坚韧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“良方”。这八大碗里的每一味，都是这“良方”里的一剂药引。

我突然害怕起来，即便我们从未真正走远。我怕这氤氲的热气终有一天会散尽，怕这粗瓷大碗会被更精致的器皿取代，怕这需要慢火久炖的滋味，会输给流水线上片刻即

得的浓烈。我怕我们的后代，举起筷子时，只认得它们是屏幕上名为“预制菜”的商品，是物流单上一串发往全国各地的编号，却再也尝不出那复杂香气里，层层叠叠的生的艰辛与活的厚度。我怕他们与这片土地最后的、最温存的脐带，就这样被无声地剪断，从此，乡村真的成了风景，故土只剩下

得的浓烈。窗外的风声紧了，像是从远山吹来，带着旷野的凉意。我收回目光，环顾周间。长辈们的谈笑淹没在咀嚼与碗筷的轻碰声中。那一刻，“八大碗”成了我们不断回乡的缘由之一。它不仅仅是食物，它是土地的回声，是祖先的遗嘱，是用最直白的滋味，将飘散的历史与零落的记忆，一次次地端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在吞咽之间，完成一次对自身血脉与来路的确认。

我们品尝的，是一段融合的、挣扎的、最终落地生根的历史。而我们所要传下去的，或许就是让这碗中永不消散的热气，在未来某个同样需要温暖与确认的时刻，也能同样厚重地，升起在我们后代的生命里。

## 冻海红子

王振其

在我的记忆里，儿时的冬天，总被两样东西填满——漫天飞雪，和村头那几棵珍贵的海红果树。

海红果树在我的老家比较稀少，全村也就那么几棵，因此，每一棵都像宝贝似的被大家呵护。当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落，整个山野换上银装，那几棵海红果树便成了冬日里最鲜亮的点缀。海红果是家乡独有的珍果，模样像极了小巧的山楂，却有着更光滑油亮的外皮。熟透的果子红得透亮，剥开薄薄的果皮，淡橙黄色的果肉脆嫩多汁，酸中带甜的滋味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。而雪后经了霜冻的海红果，更是把这份滋味酿到了极致。冰雪的浸润褪去了果肉的青涩，只留下愈发醇厚的香甜，一口咬下，先是冰爽的凉意漫过舌尖，紧接着便是裹挟着阳光气息的酸甜在齿间散开，那是专属于冬日的清冽与柔美。

雪刚停稳，我和伙伴们便耐不住性子，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，奔向村头的海红果树。

树的主人早就把低处的果子摘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树梢顶端那些够不着的，经过风雪的洗礼，它们反倒愈发红亮诱人，像一串串挂在枝头的小红灯笼。枝头的果子被雪压得沉甸甸的，有的裹着一层薄雪，像裹了糖霜的红玛瑙；有的则调皮地藏进雪堆，只露出半抹嫣红。我们踮着脚尖，小心翼翼地拨开积雪，把一颗颗海红果揣进棉袄口袋。

冰凉的果子贴着温热的衣料，那股甜香却丝丝缕缕地钻出来，勾得人忍不住掏出一颗，擦去雪粒就往嘴里送。因为这时的果子很稀少，我们不敢多摘，只捡那些被雪打落的果子，生怕辜负了这冬日里难得的馈赠。

大人们总是早早把海红果收集起来，装入瓷缸放到阴凉处保存，等到降雪后冻透了的海红果，那可是冬天里天然的“宝贝”。冬日里若是口干舌燥、心里发闷，取一颗冻海红果含在嘴里，那冰凉的果肉瞬间化开，酸甜的汁水顺着喉咙滑下，不仅清

凉解渴，还能驱散身体里的燥火；同时也是大人们醒酒的佳品，如果你酒喝多了，嘴里含上一颗冻海红，就能舒服得忍不住眯起眼睛。

冻透了的海红果，也是过年时招待客人的茶品。家里来客，母亲便端出一盘洗净的冻海红果，红艳艳的果子摆放在桌上，看着就让人欢喜。客人们捏起一颗放进嘴里，酸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，眉眼间都漾起笑意，还不忘夸赞一句“这稀罕果子，味道就是地道”。我们小孩围在桌边，一边听着大人们唠着家常，一边偷偷拈起果子解馋，满屋子都是幸福的味道。

如今，我早已离开家乡，在城市的楼宇间辗转。可每当冬日的寒风掠过窗棂，我总会想起故乡的雪，想起村头那几棵珍贵的海红果树，想起雪后枝头那一抹嫣红，想起那满口酸甜的冻海红果。那味道，是童年的滋味，是家乡的滋味，更是刻在灵魂深处，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